

清儒學案

世華



卷一

清儒學案卷八十一

天津徐世昌

蘭泉學案

乾隆朝文治極盛朝士多以學術相尙宏獎爲懷蘭泉博
通之才宗主漢學雖掣經考史未有成書其說多見諸文
集金石尤爲專家同時弇山畢氏嗜學愛士廣延通儒校
釋古籍續編通鑑甌北趙氏貫串乙部並有裨學林用附
著焉述蘭泉學案

王先生昶

王昶字德甫號述庵一號蘭泉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以知縣
歸班候選丁丑高宗南巡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
累遷刑部郎中因漏洩查辦兩淮鹽引事罷職赴雲南軍營效

力敘功復以吏部主事隨征大小金川事平仍直軍機處歷官
至刑部右侍郎以老原品休致晚年厯主婁東敷文書院及詒
經精舍講席嘉慶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
治經通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宗荀虞而言性道則尊朱子
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不分門戶性好金石所藏碑刻凡千
數百通撰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考訂精博爲嗜古者所珍其
詩文閎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曰春融堂集共六十八卷又
著有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滇行日錄三卷屬車雜志
二卷滇詔紀程一卷適秦日錄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豫章行
程記一卷雪鴻再錄一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天下
書院志十卷及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銅政全書蒲褐山房詩話
等書所選輯者有青浦詩傳三十二卷詞二卷湖海詩傳四十

六卷湖海文傳七十五卷明詞綜十二卷國朝詞綜四十八卷

琴畫樓詞鈔若干卷

參史傳

阮元撰神道碑

秦

瀛撰墓誌銘

漢學師承記

金石萃編自序

宋歐趙以來爲金石之學者衆矣非獨字畫之工使人臨摹把翫而不厭也跡其囊括包舉靡所不備凡經史小學暨於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會萃覈其異同而審其詳略自非輟材末學能與於此且其文亦多瓌偉怪麗人世所罕見前代選家所未備是以博學君子咸貴重之歐趙所采止於五代後之著錄者取以爲法焉然歐公上至五代僅及百年金石錄以劉跂作序之歲數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遼金迄今至厯五百餘年之久其未可引歐趙之例斤斤以五代爲斷明矣且宋遼金三史皆成於托克托之手卒以時日迫促載者有所弗詳

重者有所未削方藉碑碣文字正其是非而可置而不錄與古金石之書具目錄疏年月加攷證焉爾錄全文者惟洪氏隸釋隸續爲然而明都氏穆近時吳氏玉搢等繼之然洪氏隸書之外篆與行楷屏而不載都氏止六十八通吳氏止一百二十餘通愛博者頗以爲憾焉余弱冠卽有志於古學及壯游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羸無不丐也蠻陬海澨度可致無不索也兩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興桓而北以至往來青徐兗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得之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留書簏於京師往往爲人取去又游宦輒數千百里攜以行閒有失者失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之難又如此而後自三代至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舊物難聚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環偉怪麗

之文銷沈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詳略無以參稽其得失豈細故哉於是因吏牘之暇盡取而甄錄之缺其漫漶彫剝不可辨識者其文閒見於他書則爲旁注以記其全秦漢三國六朝篆隸之書多有古文別體摹其點畫加以訓釋自唐以後隸體無足異者仍以楷書寫定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兩側之題識胥詳載而不敢以遺碑制之長短寬博則取漢建初慮僂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數使讀者一展卷而宛見古物焉至題跋見於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刪其繁複悉著於編前賢所未及始援據故籍益以鄙見各爲按語總成書一百六十卷名金石萃編嗚呼余之爲此前後垂五十年矣海內博學多聞之彥相與摩挲參訂者不下二十餘人咸以爲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也然天下之寶日出不窮其

藏於嗜古博物之家余固無由盡觀而叢祠破冢繼自今爲田父野老所獲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爲我續之已矣

文集

與褚舍人搢升書

奴子從都下歸知動履萬福并惠手書具道小學放絕欲勒字學一書具訓於蒙士其意甚厚按漢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六書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又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用之審而核之之精至於如此今則齒於學舉於鄉者俾之誦百字中必有譌音焉俾之書百字中必有譌體焉而刊雕在簡牘者紕謬疊出姑以論語孟子言之親仁之親本从辛从木監本乃从立从木皇皇后帝之皇本从自監本乃从白饔飧而治之飧本从夕从食監

本乃从歹从食皞皞如也之皞本从日从皞監本乃从白从皞
於諧聲會意之義皆失至若欲之加心執之加草其失更僕數
焉不能終也外此經史子集之舛誤概可見矣某常欲綴輯一
書專以說文爲本說文所未載則散附於各部之下先列音之
互異者次列義之互異者次列形之互異者據說文以正玉篇
集韻之失據經傳以正說文之缺垂六七年會以官事未果成
而足下奮然爲之僕可輟不復作矣且古無字名有目爲書者
周禮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是已有目爲文者禮記書同文是
已有目爲名者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已
故漢藝文志或云凡將或云訓纂率不言字至漢魏閒而字詁
字指字林之書乃漸行焉然則足下之成書也其名亦庸可忽
歟近長洲布衣江鱸濤名聲工說文之學見其所書當與張力

臣陳長發上下知足下樂得聞之并以白於左右焉不宣

答許積卿書

閱前後兩札似研究說文之學近爲此學者海內約有二十餘人雖皆嗜古好奇之士然有獵取數十百字漫誇博奧而詳說絕鮮折衷指歸究未畫一者不少竊謂識字所以讀經說文之字非必卽同孔子之經也魯恭王壞孔壁得蝌蚪書晉不準發魏安釐王冢得周書亦蝌蚪文字似孔子修六經所書文字皆用蝌蚪今考史籀石鼓吉日癸巳及薛氏鍾鼎款識宣和博古圖所載如齊侯之鍾季嬭南宮之鼎並與小篆迥別乃欲執許氏之文以定五經之文其果有當否歟夫六書失傳久矣今惟許氏說文最古固學人所宜服膺者然必謂說文之文本卽孔子之書用以釋經且以繩諸家之謬已恐未然況許氏之文又

爲徐氏所亂乎婆羅門書兩漢時未入中國故鄭君箋註第曰
讀若某而已徐氏以漢唐後之切音綴於漢人文字之下亦寧
有當歟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故往往四聲通用今徐氏本切韻
以定音故如閏字從門門平聲乃註如順切璿字從睿睿去聲
乃註似沿切所從之字之音如此所切之聲如彼畫四聲爲鴻
溝毋乃益失古人之旨歟愚常欲作說文之學取羣經所有之
字說文所無者共若干周秦鍾鼎古文所有說文所無者又若
干然後總鍾鼎說文辨其偏旁審其點畫以釐其異同又取說
文中象形者若干字諧聲者若干字形而兼聲者又若干字其
指事轉注假借亦如之俾字體較然字數畫然惟公事殷繁年
將七十精神潦倒無以勝此願吾賢少年暇日攷定一書推見
漢以前文字之舊杜嚙嗜而息喧曉庶爲功於經者大矣前示

近詩清峻排鼻上擬金風亭長具體而微黎君詩亦英挺於嶺南三家中頗近獨漉老人可與仲則分道揚鑣見時幸爲道拳拳之意相見何時惟善自愛不宣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編惟舉要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卽屬以校讐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緜富攷據精審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爲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疏略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作在收採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尙不能無譏至宋明之世立黃水火

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媿嬰澳忍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媚嫉聚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刪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之閭妻嬭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啟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詘東林某每見必力陳其不可蓋媿嬰澳忍之習千百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

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歟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源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櫛杌之狀以勸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崩通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歆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桎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忠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刪節又文信國黃冠備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木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儆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欬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并告同局諸君

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以文章功績自結於聖明浩然子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嘉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旣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訾其是非之寡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閒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當官事冗弗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姸嬰澳忍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

與孔蕙谷主事書

慨自六經燼於秦火漢儒起而修明之承孔門諸弟子之傳仞其師說人自爲書家自爲學沿至魏晉六朝不絕者如綫自貞

觀中定五經正義而孟荀京虞之易學服氏之春秋皆亡其尙
可見者幸存於今之註疏爾注疏所言豈盡能質之羣經而盡
合證之於諸子而皆通但當求之於理理無可疑卽與羣經不
盡合無礙也惟其理有所難通然後采羣經以證之或采後儒
之論以折中之是爲古人多聞闕疑博學詳說之旨然其難通
者無多不必別自爲書也宋元後儒患在好著書取其偶有得
而稍異者雜於中餘乃信手鈔撮不云本自何人是後儒之通
患也僕易宗王氏詩宗毛鄭氏周禮宗鄭賈氏此後宋元儒先
之說及已有所見者采之附註於章末以庶幾於信而好古之
謂今先錄周易一種附呈惟有以教之

與汪容夫書

昨過竹西足下論三禮甚悉洵矣足下能信古能窮經也然不

審足下之窮經將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殘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將觀千古之常經變而化之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事業乎古人三年通一經十五年而五經皆通盈科而進成章而達皆此志也通五經實所以通一經孔孟謂博學要歸反約故孔子之後自周以厯秦漢千有餘年山東大師多以一經相授受仞其師說雖父子兄弟亦不肯兼而及之其兼及者惟鄭君殊尤絕質多聞爲富始於六藝咸有箋註甚至及於算術絃緯其後孔氏沖遠因之然周禮儀禮仍以讓之賈氏未嘗侈其淵浩兼通而並釋者蓋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則必不能致於用也本朝制度六官沿明之舊實本之周禮圉丘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爲祫移之於歲暮饋食爲禘用之於升祔祀禴烝嘗四時之祭定於四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

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著於會典詳於
大清通禮頒在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註
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之且以光武崇識緯故耀魄
寶靈威仰五天帝皆宗緯說此窮經好古者之則也至儀禮惟
冠昏相見鄉飲酒射及士喪禮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餘則
皆未備實有難通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
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并讀先秦兩漢諸子并十七史
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
經再習他經亦如之庶幾聖賢循循慥慥之至意若於每經中
舉數條每注疏中舉數十條抵掌掉舌以侈淵浩以資談柄是
蠟等速成誇奇炫博欺人之學古人必不取矣又聞顧亭林先
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